



詩人玉屑卷之十一

詩病

詩病有八沈約

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
日良宴會謹樂莫具陳今謹皆平聲

二曰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
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

三曰蜂腰第三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
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

四曰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

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

五曰大韻如聲鳴為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榮字

六曰小韻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

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十字內兩字雙聲為正紐若不共

一紐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久為正紐流柳為旁紐

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皆通

細較詩病

聖俞語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貢父詩話云此一聯細

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也如老杜深山
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類茗溪漁隱曰春水慢
不須柳此真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殊非是蓋夕
陽遲乃繫於塢初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慢不必柳
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
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為已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
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嘆譽
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為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
論乃得詩之膏肓矣六一居士詩話

至寶丹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

丹也後山詩話

點鬼簿筭博士

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筭博士 玉泉子

倒用字

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峯一隔變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
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衆香鉢盛滿
香飯悉飽衆會故今僧舍廚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也
漁隱

狂怪

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

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
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筵者卽無雪事矣贈王子直
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雖愛其語之
工然南史孔德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爲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陳蕃
卽無至歌之說藝苑雌黃

近似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爲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
見眉目有異者必噉短於其後人號惡喙薄徒嘗譏名
人詩病云李義山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
去便平沈定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云方穿詰曲崎

嶮路又聽鉤輅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
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
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
蹄贊寧笑謝而已西清詩話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
見而笑曰此乃是登溷之詩乎東軒筆錄

羅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曹
唐曰此乃詠子女障子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
唐漢武要王母詩云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
茫豈非鬼詩耶丹楊集

聖俞嘗云詩句義格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
也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
說者云此是人家失猫兒人以為笑歐公詩話

文潛賦虎圖詩末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華陋坐令盜
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却是猫兒詩也又大旱詩云
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以為幾於湯
燖右軍也王直方詩話

鵝腿子

有舉人以詩謁汴帥王智興智興曰莫有鵝腿子否謂
鶴膝也盧氏雜說

漫塘評劉啓之詩病

劉啓之以詩自許漫塘先生得其詩讀至韓斬王廟詩
中兩句云皇天有意存趙孤斬王登壇鬼神泣先生掩
卷曰此未識作詩法也詩家以杜少陵稱首正謂其無
一篇不寓尊君敬上之意如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
義奮忠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煌煌太宗業樹立
甚宏達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書來少
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先後重輕非荀作
也今顧指高宗爲趙孤謂皇天眷命有意存趙孤而
斬王登壇鬼神便泣氣勢却如此其盛母乃抑君父之
太過而揚臣子之已甚乎語錄

礙理

害理

灋陽道傍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
者甚衆碑牌滿屋孫風有評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
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獨傳道
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
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
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爲覆車乎因過之偶爲數韻
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鑑忠精更遣清泠洗讒喙蓋指二
公也碧溪

句好而理不通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用藁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百是島詩何精麗頓異歐公詩話

礙理

潘大臨字邠老金漢陽高樓詩曰兩屐上層樓一目略千里說者以為甚彼豈可登樓又嘗賦滌庭之清逸

樓詩有云歸來陶隱居挂頰西山雲或謂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拄之也王直方詩話

長恨歌古栢行

白樂天長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州與幸蜀全無交涉杜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十尺無乃大細長乎皆文章之病也

鷓鴣詩

林逋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鈞輶鈞輶格桀謂鷓鴣聲也詩話筆談皆美其善對然鷓鴣未嘗栖木而鳴惟低飛草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絕句云兒童竊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滿院飛蓋譜言荔枝未經人摘百禽不

敢近或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鷓鴣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枝夏月卽非鷓鴣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鷺鷥詩

張仲達詠鷺鷥詩云滄海最深處鱸魚銜得歸張文寶曰佳則佳矣爭奈鷺鷥嘴脚大長也荆湖近事

邑人詩

方諤有贈邑令詩云琴彈永日得古意印鑠經秋生蘚痕句雖佳但印上不是生蘚處不若前輩詩云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思清句雅又見令之教化仁愛民樂於耕耨且無盜賊之警也翰府名談

考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凡言太白十四處至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遜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爲枚乘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
兩首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
此詞峒峒山下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
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為蔡邕作

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

又古將進酒芳樹石榴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
又朱露雉子班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
解寧非歲久文字訛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嘑
嘑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願借明馳千里足西陽雜俎
作願馳千里明馳足漁隱不攷妄為之辨

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郭茂倩樂府有兩
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語已似太
白必非漢魏人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為顏延年
作

諸葛孔明梁甫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
作遙望陰陽里今青州有陰陽里

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耶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歸峽中其三送袁明甫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太曆正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

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幙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羨尔瑤臺鶴高樓璫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瓊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非太白之作必誤入也

酒渴愛江清一詩文苑英華作暢當而黃伯思注杜集編作少陵詩非也

迎旦東風騎蹇驢決非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
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而黃伯思
編入杜集下也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
竄身筋骨勞詩書逐墻壁奴僕亦旌旄行在近聞信此
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公自注云至
德二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今書市諸本並不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注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
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爲翻鎮江蜀本雖
無雜注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海漕
臺新刊杜集亦以爲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王原
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

杜集注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偽漁隱雖嘗辨之而入
尚疑之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偽也今舉一端將不辨
而自明矣如楚岫千峰翠注云景差蘭臺春望千峰楚
岫翠萬木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則
漢以前五言古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律
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亦幸其有此漏逗也
杜集中有師曰者亦坡曰之類其間半偽半真尤爲殺
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崔灝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爲一
首郭茂倩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只作一首當從
樂府英華爲是

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荆公百家選只作一篇
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為一首當從荆公為
正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者乃岑參之詩誤入
公集

太白塞上曲騶馬新跨紫玉鞍者乃王昌齡詩亦誤入
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者也

孟浩然集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正元元和間人而
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
必誤入不可不辨也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

非高太乙耶乙誤為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庶從其類
也 杳杳東山携漢妓泠泠脩竹待玉歸携漢妓無義
理疑是携妓去蓋子美於絕句每喜對偶耳臆見如此
更俟宏識 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英靈間氣集

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王適韋述之詩無少增損
次序亦同孟浩然但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
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之詩無不
可觀者至於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
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
物孫狄祖詠劉春虛綦母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
名家李杜韓柳元白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

荆公當時所選但據宋次道家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
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歛衽
而莫敢議可嘆也

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
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執金吾閑眠曉日
聽鷓鴣笑倚東風仗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
任奚奴牡丹花下鉤簾看獨凭紅肌持虎鬚此不足以
書屏幃但可與閭巷小人爲文背之詞又買劍一首云
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擎鬼魅愁但可與巫師念誦
也唐人類集一代之詩不特英靈間氣極玄又玄也
顧陶作唐詩類選實常有南薰集韋毅有才調集又有

正聲集不記何人有小選集選詞苑瓊華雅言系述其
他必尚有之也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言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
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句使子
厚復生亦必心服 謝眺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
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
聽方藉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
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一聯亦可削去只用八句尤爲
渾然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詩人玉屑卷之十一終

詩人玉屑卷之十二

品藻古今人物

古今詩人雖各有評而總論諸賢不容類拆者復萃於此

韓詩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
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
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晉宋間氣象日凋耗中間數
鮑謝比近最清渙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國朝盛文
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
亦各臻閫奧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宜觀洞古今象
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莽敷柔肆紆餘奮猛

卷海滌韓薦士詩

諸公品藻相如

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散能數之藏紇謂國有人焉必極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竊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於封禪書則諂諛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尤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迫責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錢亦含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後有譏其諂諛之態死而不已正如捕逐寇盜先為有力者所獲

搯其亢而騎其項矣餘人從旁助捶縛耳 君溪

六代

顏延之常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南史顏延之傳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南史梁丘遲江總傷於浮艷南史本傳

初日芙蓉彈丸脫手

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意見於造化之外然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輪寫便

利動無違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林

評鮑謝諸詩

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
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
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
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
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
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
於唐蓋唐自大曆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

衰藹耳

雪浪齋日記

品藻古今勝語

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
奇求之耳此詩之工正在無聯意卒然與景相遇備以
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
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
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旣以前所卽日高臺多悲風亦
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
古今勝語多非假補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
於時化之故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
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
無虛語語無虛字牽聯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
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

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錄於神志之間斷輪於甘苦之外也詩林

歷論諸家

詩之興作北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好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佐爲覺先乃若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藉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賈賓王爲詩格高指遠若在上天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李太白集

左太冲詩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宋子京

鮑昭淵明

鮑昭詩華而不弱陶潛詩切事情但不文耳

論子厚樂天淵明詩

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嘆發於詩者特爲酸楚閱已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爲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蕩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

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適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蔡寬夫詩話

韓杜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樂天耳後山詩話

四家集

王荆公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爲四家集以歐公居太白之上公曰太白詞語迅快然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冷齋夜話

李杜諸人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雕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西清詩話

詩人各有所得

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此韓愈所得也荆公

老杜之仁心優於樂天

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自今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饑

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爲幸也蔡寬夫詩話

唐人

王右丞韋蘇州澄淡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寒澁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司空圖

方干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大過余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鰻飢滌骨冰瑩霞絢嘉穀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芬苦不癯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郃嘗稱之曰其秀也蓋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衆響其所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坦

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直兒童語也寄喻
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喻坦之下第又云
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
用破一生心而贈喻鳧又云繞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
稱心寺中鳧云雲接停猿樹花藏浴鶴泉而寄越上人
又云窓接停猿樹巖飛浴鶴泉其語言重複如先有以
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鍾白猿垂樹窓
邊月紅鯉驚釣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
誠無愧於孫王所賞韻語陽秋

苦吟句蹈襲句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

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蟾蜍影裏清吟
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
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儻
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
余嘗以此語葉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
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
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
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奴僕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
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
異

欲識為詩苦秋霜苦在心杜牧之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詩
搜天斡地覓詩情元稹白集序

擅場

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尚升平公主盛集
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李肇國史補

詩中有助語

詩中有助語若牀頭曆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大瘦生之
句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漫叟詩話

詩言志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牆高百尺莫令牆外俗人看
晏臨淄曰何用粉牆高百尺任教牆外俗人看處士之

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王蘇黃杜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
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後山集

王黃晚年詩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
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無已云荆公晚
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王直方詩話

蘇黃

晦庵云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黃費安排

韓無咎

晦庵云韓無咎詩做着者儘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
啁晰之音

蘇子美呂吉甫

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
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蘇勝於呂蓋人客
兩字雖無亦可

慈母溪

徐師川言作詩自立竟不可蹈襲前人因誦其所作慈
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
慈母溪古今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只說閨中事詎
憤那知母子情呂氏童蒙訓

四雨

介甫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朱簾暮捲
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為佳予謂
杏花雨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却於風月上寫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然嘗欲轉移兩
句作溶溶院落梨花月淡淡池塘柳絮風此老杜紅稻
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格也休齋

先得之句

曼卿一日春初見階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鉤而顏色未
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鉤綠未回遂作早春一篇旬日
方足成曰簷垂冰筍晴先滴草屈金鉤綠未回其不逮

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云
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 桐江詩話

謝伯景

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
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
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曾薛
道衡峻潔可喜也 隱居詩話

田舍翁火爐頭之作

杜彬好評詩李建勳匿孫魴于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
之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遽
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大過乎

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
舍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詩可以觀人

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
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
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高齋詩話

詩人玉屑卷之十二終

詩人玉屑卷之十三

兩漢

古詩十九首

古人渺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劉之制非袁周之唱鍾嶸詩評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呂氏童蒙訓

蘇李

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工爲五言雖文律各異雅鄭之音

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
作唐元禎撰子美墓誌

秦少游云蘇李之詩長於高妙

晦庵論垓下帳中之歌

項羽所作垓下帳中之歌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
之餘憤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爲強不知義者之深戒

晦庵論大風歌

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美哉乎其言
之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爲三代之王其以是
夫然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
偉者也嗚呼雄哉

王仲宣

仲宣詩其源出於李陵若發愀愴之辭文秀而質蘊在
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詩評

劉公幹

公幹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陵霜
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然陳思已往稍稱獨步詩評

六代

總論

漢魏後陵遲衰微訖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
左勃然復興踵武前王流風未泯亦文章之中興也宋

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然寡欲爰
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以道
德論建安風力盡矣於是郭景純用俊士之才變創其
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使彼衆我寡亦未動
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之作未嘉有謝靈運才高辭
盛富艷難蹤固以合劉跨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
安之傑公幹仲宣陸機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
命世也詩評

晦庵云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衰駸不同

六朝諸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

踈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
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詩評周

五言之警策

籍詠懷子卿雙鳧稽康雙鸞茂先寒食平叔單衣安
倦暑景陽苦雨虛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
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水叔元離燕明遠戍邊太冲詠
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
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乎詩評下同

阮嗣宗

嗣宗詩其源出於風雅無雕虫之巧而詠物詠懷可以
性靈發幽思言猶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外洋洋乎

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詩評

張茂先

茂先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浮艷興託多奇巧用文其妍冶雖名高曩代而敦亮之士猶恨兒女情多風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箱猶一體耳今置之甲疑弱乙之中品恨少在季孟之間耳詩評

潘仁

潘仁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嘆其翩翩弈弈如翔禽之毛衣帔之綃縠猶尚淺於陸機則機爲深矣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得寶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詩評

張景陽

景陽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有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大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才其辭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亶亶不絕詩評

陸士衡

士衡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密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但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寄之奇也且咀嚙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源泉也張嘆其大異信矣人云古詩其源其於國風陸機擬詩十二首文澤以麗意悲而切驚心動魂幾於一字千金詩評

劉越石

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辭且有清拔之氣
琨旣體良才又離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言詩評
晦庵曰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矣

郭景純

景純詩憲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變中元平淡之體
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之
玄遠之詩宗詩評

文選注云遊仙之制文多自敘志狹中區而辭無俗

三謝

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爲勝當就選中寫出熟玩
方知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仲

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
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
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
也又云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
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二公妙
處蓋在於鼻無壅目無膜爾鼻無壅斤將曷運目無膜
鏡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如矜名
道不足適已物可忽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
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爲奇作

靈運

池塘生春草園變禽世人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文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石林詩話

惠連

二謝才思富健恨其蘭玉早彫長轡未騁秋懷搗衣之作雖靈銳思何以加焉詩評

元暉

元暉詩其源出於謝琨微傷細密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足使叔原失步明遠變色詩評

靖節

清淡之宗

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西清詩話

蕭統論淵明

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

為病自非大道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漁隱

不可及

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龜山語錄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為望不啻硤硤之與美玉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壘蘇州答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為可信

晦庵論歸去來詞

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歸去來辭一篇耳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歐陽公論歸去來辭

六一居士惟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遜齋閑覽

李格非論歸去來辭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
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西晉之間
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冷齋夜話

休齋論歸去來辭

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迄今人歌之
頓挫抑揚自協聲律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
不能漢武帝秋風詞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
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
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淡謂霓裳羽衣
而不綺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者也

詞簡理足

飲酒詩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是西漢
人文章他人多少言語盡得此理碧溪詩話

詩人以來無此句

荆公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
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
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
已茗溪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
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
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
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卽此詩是也

得此生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
世情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
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爲得此生則
見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飲酒詩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
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知道

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
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蓋絺章繪句嘲風弄月雖

工何補若觀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
也韻語陽秋

悟道

彭澤歸去來辭云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
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詩彥周

辨詩品所論淵明詩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攻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
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
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
某人亦以此爲然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應璩此語不知
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適願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嶮之陋也 石林

坡谷歎淵明之絕識

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嘆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

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虢娘糞丸比哉

東坡論淵明詩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不使語俗

此度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秦太虛效淵明挽辭

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

枯木嬌兒索父啼良久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釁徒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勉從閹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挂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淄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淵明可以當之若太虛者情鍾世意

戀生理一經遷謫則不能自釋遂快忿而作此辭豈真若是乎漁隱

貧士詩

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况三年近一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後錯舉兩聯人多不能辨其孰為陶孰為今詩也則為解曰營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詩眼

止酒詩

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葦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余嘗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葦門之裏則朝市聲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而易彼乎漁隱

責子詩

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

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
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
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觀淵明此
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
不肖而淵明愁歡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
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一恨枯槁達士豈是足
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因頓於三
川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
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可解也俗人便
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詩人玉屑卷之十三終

詩人玉屑卷之十四

草堂

墓誌銘元稹作

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唐虞
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
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
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
秦漢以來采詩之官旣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
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相梁詩而七言
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

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牙書而後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

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無可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以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十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諷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若溪漁隱宋子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本元稹之說，意同而詞異耳。

宋子京贊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
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
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
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
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溉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
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
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少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少游進論

美之於詩實

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

少陵之詩長於高妙曹直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
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
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
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
不及焉然不集諸子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
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者歟

冷齋魯豈序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
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澁左隱以病人

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初可道者至其深絕宏妙千言不可追迹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舒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茫以沼切大水貌風雲蕩汨蛟龍鼉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又云其變邈高聳則若鑿大虛而噉萬籟其馳驟恠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直截峻整則若儼鈞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友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談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膽

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然自號一家赫世烜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雅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

王彥輔序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絺句繪章人得一槩各爭所長如大羹玄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峯絕岸者則駭廊廟穠華可愛者乏風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如古涵今無有端涯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

半山老人畫像贊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穰穰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晝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三百篇之後便有子美

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

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

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譔子西

老杜似孟子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又云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梅學士詩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環堵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眼前突兀見此屋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見其志大志天下仁心廣大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若溪

晦庵論杜詩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摹不可學

陵陽論詩能盡寫物之工

杜少陵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王維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極盡寫物之工後來唯陳無已有云黑雲映黃槐更著白鷺度無愧前人之作室中語

用詩書語

子美多用經書語如曰車麟麟馬蕭蕭未嘗外入一字如曰濟潭鱗發發春草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入天陛

赤墀植壁鳴玉法度森嚴然後人不敢用者豈所造語膚淺不類耶黃尚明詩話

詩史

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孫僅序

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知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而已質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重表姪王珣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

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自供給客位但箕帚俄
頃羞頗珍寂寞人散後入恠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
剪髮鬢鬢鬢市充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
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
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
得辭兒女醜秦土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
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
化妃后至尊均嫂奴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締如此且
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史缺失而謬誤獨少陵
載之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
杜不姓盧引少陵詩爲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

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曾老姑
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卽知王珪之妻
也西清詩話

曾中吞幾雲夢

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
影闊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
墮帆遠却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
澤波撼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
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不知
少陵曾中吞幾雲夢也同上

學老杜之法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而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耳。詩工妙至。到人不可及。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石林詩話

一飯未嘗忘君

大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東坡

妙絕古今

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東臯雜錄

古今絕唱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李伯紀杜公部集序

高雅大體

山谷嘗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曰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欺世耳詩眼

優柔感諷

劉放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予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

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
逞豪放而致詬怒也隱居詩話

高深

讀少陵詩如馳騫晉楚之郊以言其高則鄧林千巖
楠杞梓扶疎摩雲以言其深則溟波萬頃蛟龍鼉鼉
徜徉排空拭背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知所以若其甄別
名狀實難爲功韓退之推其光燄萬丈長殆謂是矣鄭
印序

詩有近質處

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韞之
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

遠大者難窺乎 王琪序

大雅堂

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詩以遺丹稜楊素翁
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
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
仍爲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
文章之士隨其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
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
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
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
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

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
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
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
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山谷

三種句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
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
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
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
但先後不同以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
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

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
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石林詩話

畫山水詩

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
詩前六句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苕溪漁隱曰
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風二篇尤爲超絕荆公東
坡二詩悉錄于左時時哦之以快滯懣少陵奉先劉少
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
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
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豪素豈但祁岳與鄭虔
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

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滿城
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
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
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
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
能添老樹顛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
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鞵從此始戲題王
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
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直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
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
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淑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

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馬
半江水荆公題燕侍郎山水圖
上九疑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波斷壠連岡散平楚暮
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觀燕公侍書燕王府王
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克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
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
煙江疊嶂圖云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
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
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
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
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

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許彥周詩話

詞氣如百金戰馬

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齒黃金勒翻身向

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始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有抔土障黃流氣象

凡人做詩中間多起問答之辭往往至數十言收拾不得便覺氣象委帖子美贈衛處士詩略云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若使他人道到此下須更有數十句而甫便

云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此有杯土障黃流氣象謾錄

九日詩

孟嘉落帽前人以為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耳后山詩話

送人詩

劉路左車為予言嘗收得唐人雜編時人詩用有送惠二歸故居詩云惠子白駒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密松花熟山盃竹葉新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真子美語也白駒或作驢字洪駒父詩話

八哀詩紀行詩

八哀詩在古風中最為大筆崔德符嘗論斯文可以之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為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大史公諸贊並駕學者宜常諷誦之少陵詩總目

夔州後詩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山谷

貴其備

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贈哥舒翰開府

詩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
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林戰百萬
化爲魚請囑防關將謹勿學哥舒何其先後之相戾若
是哉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藝苑雌黃

村陋句

解憂詩云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同濟句來雲濤盤衆力
亦不細呀帆瞥眼過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思
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
替杜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具村陋也此取其瑕
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東坡
詩入玉屑卷之十四終

程